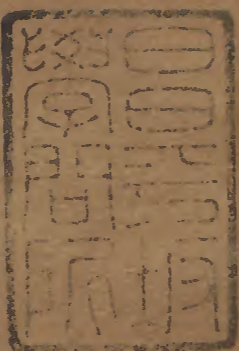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二百卅七之二百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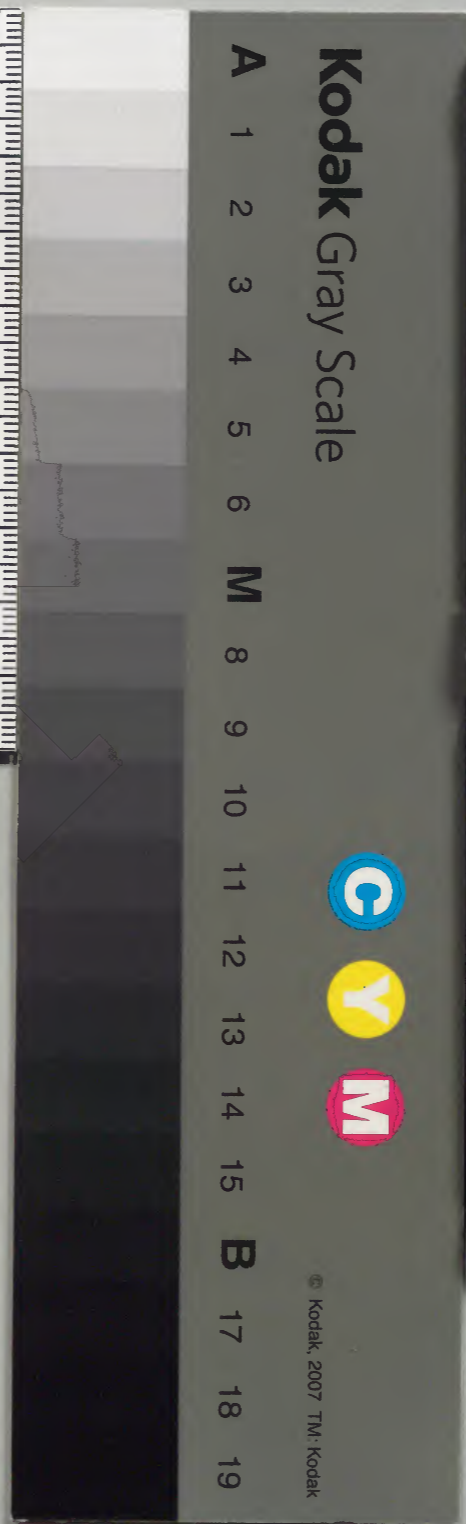
庚十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二五六八	一〇八	一〇〇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冊
一	二五六八	一〇八	一〇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70)		
函號	294	1	



藏書

通考卷之三十三十七

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

經籍考集

宋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淺草文庫

究五州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浚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其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復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效之云

石林葉氏集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咎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為之而不見其為

經籍考

文潛集

漢書門			
一	一五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六	八	八	八

者歟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
變起伏歛縱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鼓之不得不作
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君與秦少游
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
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人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
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待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
名家

秦少游淮海集三十卷

晁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
書籍紹聖中除名編隸橫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
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
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
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為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

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文潛張氏曰予見少游投卷多矣菴樓賦哀鐘文卷卷有
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
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紐
坡云但如公上呂中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
輩如黃魯直陳無已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為
奇也呂文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為後人
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亂說如人相見接引應對
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非秤上
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某曰人人文章闊達者失之太踈謹
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
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文則後之鑄師莫

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為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三
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
二篇至今不忘也

陳無已后山集二十卷

晁氏曰陳師道無已彭城人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
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太學博士紹
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祕書為正字以卒為
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石林葉氏曰世言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
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猶犬皆逐去嬰兒穉子亦皆抱
持寄隣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
專不欲聞人聲恐亂其心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
下絕藝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

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黃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歛
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
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
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字簡潔極有法度做許多碎句子是
學史記

劉夷叔曰陳無已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
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為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
多少自然雄渾

復齋謾錄曰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
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
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
次四君而會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
復真陳君有道舉化行鄉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

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嘗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
已客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董魯直秦少游晁無
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
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
二蘇也然四客皆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是長於議論魯
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於議論
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
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
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
麗紆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
能兼全也

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
一卷長短句一卷師道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
按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今則
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藁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册不
如此此本劉孝建刊於臨川云未見魏全仍其舊十四卷為
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
二百餘篇文三篇比曰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
山者其自號也

濟南集二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華山李馬方叔撰又號月巖集東坡知貢
舉得試卷以為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賦詩有平生謾
說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之句後竟不第

李文叔集四十五卷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
條更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

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邠吉勳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嘗薦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歿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疾亦足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誌言長女能詩嫁趙明誠又曰李文叔筆勢略與淇水相韻頌

畢公叔西臺集五十卷

晁氏曰畢仲游字公叔蚤登進士第元祐中召天下文學之士十三人策試翰林院蘇子瞻以公叔為第一除集賢校理又表自代云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自臺

郎為憲漕綽有能聲後入黨籍終于西京留臺集陳叔易為之序

何博士備論四卷

陳氏曰武學博士浦城何去非正通撰去非以累舉對策稱旨授左班殿直教授武學後以東坡薦授承奉郎司農寺理通判廬州有文集二十卷未見

廖明略竹林集二卷

晁氏曰廖正一字明略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晁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之窺之乃明略來謝也紹聖間明略貶信州玉山監稅許許不得志喪明而及自號竹林居士

石林葉氏集序略曰明略嘗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曄之
秀正温繹曄嘗自叙其書以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
致吾所恨亦云立明不可及也異時有宣吾於曄伯仲之間
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
其言是時余見明略文固多知其所自道不誣也明略自為
舉子時即不訟龔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
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為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
慤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町畦未存卒然
而作者至於出入經傳驅駕前言左攝右摘比次回曲他人
咀嚼程枳終不能安者明略繩約隱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
箠呵群羊無不如意故其典奧簡潔音節道峻精新煥發使
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早困不得盡用所長始元祐初
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四學士明略同直三館軒輕譁

公間無所貶屈欲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略相似云
邢敦夫呻吟集一卷

晁氏曰邢居實字敦夫和叔之子也年十四賦明君引蘇子
瞻見而稱之由是知名未幾和叔貶隨州敦夫侍行病羸嘔
血一日有鈴下老卒驕慢應對不遜敦夫怒而擊之無何卒
死和叔怒以敦夫屬吏以故疾日侵而夭故黃魯直為之挽
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隱之也集後有子
瞻魯直無咎諸公跋

陳氏曰幼有俊才名聲籍甚一時前輩皆憂之年十九而卒
宣仁之誣謫怒為之也居實未死或能當不義而爭萬一有
補於世道是以諸賢尤痛惜焉晁以道追為其墓表尤反復
致意

山谷黃氏序陽夏謝師復景回年二十文章不類少年書生



語言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實涕今觀邢敦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秀而不實念之令人心折

東坡蘇氏跋敦夫自爲童子所與交者皆諸公長者其志豈獨以文稱而已哉百不一見遂與草木俱腐故魯直無咎諸人哭之皆過期而哀江南李泰伯自述其文云天將壽我歎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藉手以見古人矣吾於敦夫亦云

王子立文集

王適子立撰穎濱蘇子由之壻也穎濱序略曰適從予爲學長於詩騷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未嘗一日不相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屠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益久蓋其

於兄弟妻子嚴而自恩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余親戚亦朋友

姑溪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趙郡李之儀端叔撰嘗從東坡辟中山幕府後代范忠宣作遺表爲世傳誦然坐是得罪編置當塗遂居焉其弟之純官至尚書

大名集四十卷

陳氏曰簽書樞密魏郡王巖叟彥霖撰韓魏公客也

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陳氏曰主客郎中錢塘韋驥子駿撰皇祐五年進士元祐中以近臣薦爲監司數路知明州以左朝議大夫致仕崇寧中乃卒少以詞賦有聲場屋工荆公喜其借箸賦頌稱道之陳師錫誌墓

強祠部集四十卷

陳氏曰三司戶部判官餘抗強至幾聖撰亦韓魏公客也在幕府表章書記多出其手曾南豐作集序稱其文備古今體兼人所長云

南豐曾氏序略曰幾聖工為詩語出驚人最為韓魏公所知魏公喜為詩每合屬賢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屬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逸發若不可追躡魏公未嘗不嘆其得之晚也其任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問候及為書記四方之所好幾聖為屬藁草必聲比字屬曲當繩墨然氣管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為他文若誌銘序記策問學士大夫則簡古而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兼人如此

唐子西集十卷

晁氏曰唐庚字子西眉山人登進士第早受知於張天覺天覺為相擢京畿提舉常平且欲用為諫官天覺去位後言者謂子西常宣言有一網打盡之語貶惠州大觀五年會赦北歸

陳氏曰張商英拜相子西作內前行坐貶惠州歸蜀而卒其文長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論皆精確

鴈湖李氏曰唐子西文采風流人謂為小東坡

劉夷叔曰唐子西善學東坡量方從事雖少自成一家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然其品在少游上

後村劉氏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其氣骨而未盡其變態之妙間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

馬子才集八卷

陳氏曰鎮南節度推官鄱陽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進士第
四人

研軒程氏曰子才文法瀟雄壯英毅有奇氣不可繫維且徐
節孝蘇文忠許可最厚淵源有所自矣或疑其過於豪放故
宦業不甚顯以沒是未免以成敗論也方新學盛行士皆以
穿鑿恠誕相高子才自上庠奉大對首闢災異前說歸諸人
聖至論外患則略西南而獨斥北方淵然有為國經久意不
溺時好卓卓如此既沒之後川黨議起蘇黃文字焚毀無遺
而子才亦在指揮中故世罕得傳復訛舛近得其族黨所儲
善本參以板行者精加正是釐為十一卷凡為策二策題四
時論三吏論二十二古詩四十六律詩五十絕句八十四記
十一序八書四啟七女疏八雜著四誌銘十三又為年譜列

於墓碣之次以詳其出處大率得之傳聞雖未保其
於尊慕師匠則深有意焉既成有示以舊刊進策十六卷似
非本真故不敢附著云

先公曰子才諸史論如論晉人以父母之邦委之於羣胡殘
暴戮辱百餘年間無有奮發以生吾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
士哉又論後魏謂中國以禮義文綵之腴而飼禽獸之飢此
之謂不幸非吾一人可與之爭古之善戰者能用天下之氣
而已矣嗚呼安得此語聞於炎紹中天之初乎子才從節孝
徐先生游且久其文章雄直雅似節孝今取徐集中所贈三
詩係家集後并書其說云

斜川集十卷

陳氏曰通直郎蘇過叔黨換世號小坡坐黨家不得仕進終
於通判中山府晁以道誌墓稱其純孝給事中嶠其孫也

九峰集四十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眉山蘇元老在廷撰東坡從孫也坡在海
上嘗有書往來其罷奉常歸潁昌正坐元祐邪黨未幾遂卒
年四十七

清真集二十四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錢塘周邦彥美成撰元豐七年進汴都
賦自諸生為太學正邦彥博文多能尤長於長短句自度曲
其提舉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傳嘉泰中四
明樓鑰始為之序而太守陳祀刊之蓋其子孫家居四明故
也汴都賦已載文鑑世傳賦初奏御詔李清臣讀之多古文
奇字清臣誦之如素所習熟者乃以偏傍取之爾鑰為音釋
附之卷尾

清真雜著三卷

曰邦彥嘗為溧水令故邑有詞集其後有好事者取其
在邑所作文記詩歌并刻之

寶晉集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員外郎襄陽米芾元章撰其母閻氏與宣仁在
藩時有舊故以后恩補試銜入仕其上世皆武官蓋國初勳
臣米信之後也視芾為五世孫酷嗜古法書家藏二王真跡
故號寶晉齋

玉池集十二卷

陳氏曰考功郎相陰劬忠臣慎思撰熙寧三年進士坐元符
黨廢不用言者論其諱范忠宣謚謫實又坐罰銅崇觀間卒
平生著述至多嘗和杜詩全帙又嘗獻郊祀慶成賦又原廟
詩百韻裕陵喜之擢為館職今皆軼弗得所存一二而已玉
池其所居山峯名

樂靜集三十卷

陳氏曰起居舍人鉅野李昭玘至成撰元豐二年甲科所居有樂靜堂故以名集其姪邴漢老為書其後

雲龕李氏曰序略曰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黃張晁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姿而奮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惟伯父性誠乎忠厚故其為文橫發窮窮曲折演迤而一貫於理有萬折必東之勢志樂于靖退故其為文率然其立淵然其止不侈衆目而風神自遠有久幽而不改其操之美學博而思精故其為牋奏應用之作傳古切今琢削禔密不傷天骨叙事外自為文章才贍而意新故其為詩奇麗愜適章斷句絕餘思美溢得詩人味外之味此其大略也

樂靜集三十卷

晁氏曰陳瓘字瑩中延平人建中靖國初為右司諫嘗移書青魯布及言蔡京及弟卞之姦惡章數十上除名編隸合浦以死靖康中贈諫議大夫自號了翁
陳氏曰汪應辰為集序以為出死力攻權姦者天下一人而已非虛語也又有約論十七卷起戰國至後漢安帝蓋讀通鑑隨事有所發明也

陳司諫集兩卷

晁氏曰陳祐字純益仙井監人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為臺諫與龔夬任伯雨江公望協力彈擊紹聖姦臣後蔡京用事廢斥而沒

節孝集二十卷

陳氏曰楚州教授山陽徐積仲車撰治平四年進士以耳聾

節孝集二十卷

七

不能仕事母極孝行義純篤古所謂卓行也東坡謂其詩文
惟而放如玉川子政和中賜諡即孝處士

率易集二十卷

陳氏曰朝奉郎東光劉跂斯立撰忠肅公摯之長子也與其
弟蹈同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元祐初以其父在言路政府不
得用紹聖以後復坐黨家連蹇終其身晁景迂志其墓比孫
明復石守道之徒為文無所不長官防宮賦學易堂記世傳

誦之

田承君集三卷

陳氏曰太宗正永陽翟田書承君撰書樞密况之姪也與鄒道
鄉善鄒之貶書曰願母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道鄉集四十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晉陵鄒浩志完撰浩既諫立劉后坐貶徽

宗初召還對上首及之契嘆再三問諫草安在曰焚之矣退
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臣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
蔡京素忌之使其黨作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得
罪其在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追省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
殺母取子之一字云

婆娑集三十卷

陳氏曰右正言陽翟崔鷗德符撰鷗坐元符上書邪等廢於
家治圃號婆娑靖康初召為諫官力論馮澥之罪忽得孿疾
不能行而卒無子其壻衛昂哀輯其遺文

晁氏曰鷗元符末上書入邪等廢兵幾三十年其為文最長
於詩清婉敷腴有唐人風

劉巨濟前溪集五卷

晁氏曰劉涇字巨濟蜀人終於太學博士為文奇怪

李元應跨鰲集五十卷

晁氏曰李新字元應仙井監人早登進士第劉涇堂薦于蘇子瞻令賦墨竹中占一絕立就坐元符末上書奪官謫置遂州流落終身跨鰲仙井山名也

滿氏昌色集二十卷

晁氏曰滿中行字思復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太學官虞蕃獄起思復獨不結吏議詔褒之

馮允南集十卷

晁氏曰馮山字允南普州人鄧綰為中丞薦為臺官允南力辭不就士論稱之

滴水集四十卷

陳氏曰集英殿修撰長安李復履中撰元豐二年進士博學有氣節其為熙河漕有旨造戰艦戰車復奏議者之謬以為

兒戲遂罷其議時論肆之

晁氏景迂集十二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也諱某字以道文元公玄孫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二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上書居邪中等博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傳邵堯夫之學著太極傳縉紳高其節行嘗守成州時民訴歲旱公以為十分益蠲其稅轉運使大怒督責甚峻因丐老而歸靖康初以著作郎召遷祕書監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俄以論不合去國建炎初終於徽猷閣待制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晁說之以道撰又本止刊前十卷說之平生著述至多兵火散逸其孫子健稟其遺文得十二卷續廣之為二十卷別本刊前十卷而止者不知何說也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而此集無之計其逸者多矣

說之元豐五年進士元祐初蘇文忠范太史曾文昭皆薦之
坐元祐邪等廢棄靖康末始為從官

晁氏崇福集三十五卷四六集十五卷

晁氏曰從父崇福公也登進士第文中宏詞第一元符末上
書居邪等廢斥二十年以朝請郎奉祠崇福宮而終故以名
集天才英特為文章立成明潤密緻世以為宜在北門西掖
云

陳氏曰朝請郎晁詠之之道撰景迂第也為作集序詠之初
以蔭為揚州法曹東坡守揚族尾無咎為倅以其文呈東坡
及至揚詠之具參軍禮趨謁坡走下庭攜手以上謂坐客曰
此奇才也

晁氏封丘集二十卷

晁氏曰世父封丘府君諱 字伯宇鏤廳中進士第黃魯直

嘗薦之於蘇子瞻云晁伯宇謹厚守文元家法從游多長者
其文已能如此年蓋未二十也願一語教戒之子瞻答云晁
伯宇詩騷細看甚奇麗信乎其家多異材也雖然凡文至足
之餘溢為奇偉今晁文涉奇似太早可作朋友切磋之語以
告之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耳後坎壈終身卒官封
丘丞

陶山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山陰陸佃農師撰

東堂集六卷 詩四卷 一書簡一卷 樂府二卷

陳氏曰祠部郎江山毛滂澤民撰滂為杭州法曹以樂府詞
有佳句受知於東坡遂有名嘗知武康縣縣有東堂集所以
名也又嘗知秀州修月波樓為之記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

溪堂集二十卷

陳氏曰臨川謝逸無逸撰

竹友集十卷

陳氏曰臨川謝過幼槃撰逸從弟也居仁題其後曰逸詩似康樂邁詩似玄暉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 後集三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永嘉周行已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博士太學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鄉人至今稱博士集序林鉞撰先祖妣先生之第三女先君之所自出故知其本末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

橘林集十六卷 後集十五卷

陳氏曰密州教授石彞敏若撰宗寧壬午以同進士出身中詞科其文彫琢怪奇殊乏醞藉厭卷策問言王金陵配享先聖謂其以百聖稱恭甘四海口以六經河漢洗四海心允達夷路破四海迷以萬金良藥起四海病讀之不覺大如其人與文皆不足道也集僅二冊而卷數如此麻沙坊本往往皆自然

又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七

五卷

集

七卷

七卷

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龍雲集三十二卷 附錄一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廬陵劉弁偉明撰元豐進士紹聖詞科曾
慥詩選以此石敏若非其倫也龍雲安福縣鄉名弁所居也
周平園序略曰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
遂為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文忠薨於穎公方冠不及
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其為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
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會昌尉羅良弼徧求別本增至
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予嘗論公之文如南郊賦氣格
近先漢已為秦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祖述韓柳間或似之

經籍集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八

崇禎三年重刊

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見其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云

東觀餘論三卷

陳氏曰秘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伯思右丞黃履之孫吳園張根之壻於李忠定綱為中外襟袂故忠定誌其墓伯思元符庚辰進士年四十而死好古博雅喜神仙家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有集一百卷此書止法帖刊誤及序跋古書畫器物故名餘論

北湖集十卷 長短句一卷

陳氏曰直秘閣知虢州富川吳則禮子副撰其父中復以孫抃薦為御史不來識面臺官者也中復弟幾復嗣復子立禮及嗣復子審禮皆登科有名譽則禮以父澤入仕晚居豫章號北湖居士

四卷

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與從弟安上皆嘗為程同游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歿

箕穎集二十卷

陳氏曰穎昌曹組元寵撰組本與兄緯有聲太學亦能詩文而以滑稽下里之詞行于世得名良可惜也謝克家任伯為集序其子勛跋其後略見其出處蓋宣和三年始登第郊禮進祥光賦有旨換武階兼閣職詔中書召試仍給事殿中未幾而卒然集中有謝及第啓自叙云蚤預諸生竟叨右列則未第之前已在西班未知何以也曾慥詩選云六舉不第宣和中詔赴廷試賜第啓中所謂特舉昇微許從俊造慥之言良是序跋不著其實爾

夷白堂小集二十卷 別集三卷

陳氏曰考功員外郎括蒼鮑慎由欽止撰元祐初以任子試吏部銓第一復登六年進士乙科甫脫選即爲郎然自是數坐累官竟不進其父粹始居吳故葬於吳興

青溪集十卷 附錄一卷

陳氏曰楚州教授臨川江華信民撰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遂登甲科蔡京當國召爲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才四十卒呂原明志其墓晁以道爲詞以哀之革嘗有言曰咬得菜根則萬事可做誠名言也

玉谿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誦言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志其墓曾吉父爲作集序

竹隱畸士集四十卷

陳氏曰右文殿修撰韋成趙鼎臣承之撰元祐甲科紹聖宏詞又自號葦溪翁其孫綱立刊于復州本百二十卷刊止四十卷而代去遂止

後湖集一卷

陳氏曰丹陽蘇庠養直撰其父堅伯固亦有詩名庠以遺澤畀其子而自放江湖間東坡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得名僧祖可正平號癩可者其弟也庠中子扶亦工詩有清苦之節庠紳之後頌之族

劉給事集五卷

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鎮闔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中有彈蔡京疏

章貢集二十卷

陳氏曰祕書監李朴先之撰紹聖元年進士坐言隆祐之賢廢三十年蔡京欲強致之不屈其教授西京國子監也程伊川與之甚厚然謂其太直以洛中風波為戒朴笑曰不意此言發於先生之口伊川為之改容愧謝其風節可畏也

呂吉甫集二十卷

晁氏曰呂惠卿字吉甫閩人王安石執政擢參知政事元祐初謫知福州紹聖後累領藩鎮有莊子解為文長於表奏後村劉氏曰考亭論荆公東坡門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為吉甫猶看經書少游翰墨而已孫鴻慶序其文謂辭嚴義密追古作者

李淇水集八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大名李清臣韓魏公壻治平二年中制科歐陽公愛其文以比蘇軾其為人亦寬博有度而趣時嗜權

無盡集三十二卷

和首主紹述之論意規宰相亦卒不如其志
晁氏曰張商英字天覺登第調官峽路章惇察訪巴蜀風采傾動西南峽中部使者憂之日夕謀所以待之之禮曲盡因求辯博之士以備燕談或以天覺姓名告因檄召至夔州惇既至杯酒間舉以人材為問部使者即言之惇令召入天覺不冠服裁中長揖徑就坐左惇負氣敢大言天覺輒吐言壓之惇大喜歸而薦于朝由是召用元祐中為開封府推官出使河東紹聖初權御史大觀四年長星見蔡京罷相乃拜右僕射盡反京之政召用元祐遷客天下翕然歸重暮年去位靖康初遂與司馬溫公范文正公同日降制加贈官爵賜謚

文忠

臨漢隱居集二十卷

晁氏曰魏泰字道輔襄陽人魯布子宣之妻弟
屬
文嘗從徐禧晚節卜隱漢上人頗言其倚子宣之勢為鄉里
患苦云

梅文安集十五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浦江梅執禮和勝撰執禮死於靖康之禍
人固哀其不幸而不知吳革趙子昉之謀執禮實主之事既
泄范瓊殺革徐秉哲以子昉遺虜虜知執禮預謀以根括金
銀為罪問誰為長官意在執禮也安扶恐其坐之進曰皆長
官也遂俱死文安者所封開國縣也

李忠愍集十二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臨汝李若水清卿撰後二卷為附錄其死
事時才三十五歲本公若冰以靖康出使改今名詩文雖不
多而詩有風度文有氣骨足以知其所存矣

陳氏集三卷

陳氏曰待制濟源傅察公晦撰堯俞從孫也宣和七年以吏
部郎接伴虜使虜人入寇使人不來為虜驅去幹離不魯使
拜不屈見殺周平園序其集謂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
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險韻愈多而愈工

歐陽脩撰集六卷

陳氏曰崇仁布衣贈祕閣修撰歐陽徹德明撰徹死年三十
一環溪吳沆哀其詩為飄然集三卷而會稽胡衍晉遠取其
所上三書併刻之臨川粹廡

丁永州集三卷

陳氏曰知永州吳興丁注葆光撰元豐中余中榜進士喜為
歌詞世所傳催雪無悶及重午慶清明皆有承平閑雅氣象
有女適樂清令官春李素覓素實先妣之大父母也

演山集六十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延平黃裳劾仲撰元豐二年進士第一人貴顯於崇觀正人建元年八十七方三舍法行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官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世傳以為口實

梁溪集一百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定公昭武李綱伯紀撰父夔進士起家至右文殿修撰黃右丞履之甥也綱娶吳園先生張根之女亦右丞外孫梁溪名集者必撰葬錫山忠定嘗廬墓云

襄陵集二十四卷

陳氏曰尚書右丞襄陵公許翰松老撰元祐三年進士靖康初入西府建炎為丞轉劄蓄積善草不合而去

橫塘集三十卷

陳氏曰尚書右丞瑞安許景衡少伊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憂卒于瓜洲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

呂忠穆集十五卷

陳氏曰丞相濟南呂頤浩元直撰後三卷為燕魏雜記古今事卷末言金人亂華始末甚詳

忠正德文集十卷

陳氏曰丞相聞喜趙鼎元鎮撰四字高廟所賜宸翰中語也周平園序略曰公為中丞上語范宗尹云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事官即置簿載所言事目多寡當否已行即未銷其下外庭未必知也暨入相虜震合肥決策親征慮無遺策蓋公氣節端方學術純正

筆力又過人凡處分軍國機務多其視草然後御劄付外惟德與文又孰加此

龜山集二十八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延平楊時中立拱時及從明道死當建炎四年年八十七於程門最爲壽考

尹和靖集一卷 附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南尹焞彥明撰子漸之孫年十九舉進士策問欲誅元祐黨籍不對而出遂罷舉靖康賜號和靖處士虜陷洛陽闔門遇害死而復蘇門人潛載以逃客涪州以范元長薦入經筵擢列侍從葬會稽山

胡文定公武夷集十五卷

陳氏曰給事中崇安胡安國康侯撰紹聖四年進士第三人仕四十年實歷不及三載著春秋傳行于世本喜爲文後篤

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召試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纔取理明旣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止此

致堂敘略曰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臣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于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袞袞異乎身踐有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出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述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如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已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稟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用以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爲効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華之習不一與焉其宏綱大用與義微詞旣於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於公卿或酬酢朋游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迺

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粗淺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聰明茲榮也祗所以爲愧歟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公文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

默堂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延平陳淵知默撰一字幾叟了翁之姪孫楊龜山門人紹興初嘗爲諫官

致堂斐然集三十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胡寅明仲撰文定八長子也本其兄初生棄不舉文定收育之既長俾自絕於本生不爲心喪止服

世父之服寅遵行之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詳人倫之變古今所未有也寅宣和進士紹興初已爲從官不主和議秦檜本與其父子有契分竟謫新州檜死北歸歿于岳州

五峰集五卷

陳氏曰右承務郎胡宏仁仲撰文定季子不出仕篤意理學南軒張栻其門人也別本不分卷

王履道初寮集十卷

內制十八卷

外制八卷

晁氏曰王安中字履道真定人政和中有密薦于上者自監大名倉累擢掌內外制後拜太保鎮燕山建炎初貶象州爲文瓌奇高妙最長於制誥李邴入翰林嘗請於上以方今詞林之式上首尾舉安中之名自號初寮

陳氏曰安中年十四薦于鄉凡四舉乃登第爲中司受旨攻蔡京京子攸入禁中日夕泣涕告于上安中亟改翰苑事遂

止其自政府出守燕京父子排之也然安中之進亦本由梁
師成始東坡帥定武安中未弱冠猶及師事焉未卒業而坡
去其後晁以道爲無極令安中旣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自言
以新學竊一第爲親榮非其志也以道曰爲學當謹初何患
不遠到安中築室榜曰初寮其議論聞見多得於以道旣貴
顯遂諱晁學但稱成州使君四丈無復先生之號矣甚哉籍
湜不畔之難也

雲龕李氏序略曰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
裁割纂組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之道爲世
巨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亦必
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禹玉溫潤典
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深秀偉皆制詞之傑
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驟而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

彘馳之蟻封亦必中度豈能彼而不能此哉初寮先生太保
王公自布衣以文稱天下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鼈禁皆
天下第一選司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覈而
旨深竒而不失正雄而不爲夸褻勳勞則有帶礪丹青之信
施霽宥則有雨露涵濡之澤文治平則祥極乎鳳麟中戒飭
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則毅乎彪虎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
火之華極其效益與本朝三敷公不知上下而馳驟乎燕許
常揚之域若不以體製拘之駸駸乎漢氏之益公天才英邁
筆力有餘於文於詩皆瓌竒高妙無所不備出爲世用者
如此自徽宗皇帝即位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
不謂一代之竒文歟

周平園序略曰公年二十有七游五臺爲竹林泉賦以將相
喻泉石格高而意新送某贈大父詩云不論與汝小一月政

自容君數百人專用吾宗公瑾伯仁事致推尊年德之意精切混成不類少作時方諱言蘇學而公已落落其必錄又之徽宗旁求文士召宣館閣給札親試驟堂書命由中司入北門歷二轄其制誥表章詩文大率雅重溫潤而特發秀傑之語定功繼伐等碑履謨曲宴百韻詩多出特命上與天通矣萬目睽睽徒謂其鶴鳴九臬而不知奪胎換骨自有仙手故未嘗以曲學指之今前集四十卷是也中興南渡四海名勝遷謫避地萃于湖廣而公壻趙奇子辟章又家之游夏大篇短章更唱迭和既已盡發平昔之所蘊且復躬閱事物之變益以江山之助心與境會意隨辭達韻過險而反夷事積故而逾新他人瞠乎其後我乃綽有餘裕至如桂柳佛寺諸記閑深辯麗近坡莫年之作黃張元泰既沒系文統接陸緒誰出公右豈止襲其裳佩其環而已今後集十卷是也

浮溪集六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婺源汪藻彦章撰四六似儷之文起於齊梁歷隋唐之世表章詔誥多用之然今惟楚李商隱之流是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楊劉諸公猶未變唐體至歐蘇始以博學富文為大篇長句叙事述意無艱難牽強之態而王荆公尤深厚爾雅儷語之工昔所未有紹聖後置詞科習者益衆格律精嚴一字不苟錯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徐鴻慶序言其文貫穿百代雖舊聞文從字順體製亦渾然不見刻畫如金鐘大鏞叩之聲應當大典冊深淳雅健追配古作所謂常楊燕許諸人皆莫及也

石林總集一百卷 年譜一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紹聖四年進士崇觀間驟貴顯三十一歲掌外制次年遂入翰林中廢至建炎乃

執政然才數日而罷平生所歷州鎮皆有能聲胡文定安國嘗以其蔡穎南京之政薦于朝謂不當以宿累廢晚兩帥金陵當元木臨江移三山平群寇其功不可沒也秦檜秉政欲令帥蜀辭不行忤檜意以崇慶節度使致仕其居在卞山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既沒守者不謹屋與書俱燼於火石林二字本出楚辭天問

石林建康集十卷

陳氏曰皆帥建康時詩文其初以所莅官各為一集後其家編次總而合之此集其一也

石林審是集八卷

陳氏曰其門人盛光祖子紹所錄亦已入總集

翟忠惠集三十卷

陳氏曰參政丹陽翟汝文公巽撰汝文制誥古雅多用全句

氣格渾厚近世罕及夫人邢氏怨之女居實其弟也長子者季實邢出好古博文高尚不仕忠惠者私謚也

鴻慶集四十二卷

陳氏曰戶部尚書晉陵孫覲仲益撰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詞科代高麗謝賜燕樂表膾炙人口生元豐辛酉卒乾道己丑蓋年八十九可謂耆宿矣而其平生出處至不足道也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

周平園序略曰公執群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煉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靖康時為執法詞臣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辯駿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老年為論議次對親為謝表啟各出新意用事屬詞少壯所不逮

蔡北海集六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北海墓密禮叔厚撰工於四六秦檜初罷相密禮當制有御筆詞頭藏其家檜再相下台州追索特密禮已死幸不及禍

雲龕草堂後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參政鉅野李邴漢老撰明受之變以兵部侍郎直學士院叱責兇渠朝廷賴焉既復辟首擢執政周益公作神道碑言前後集一百卷今惟後集蓋皆南渡後所作也朱文公為之序漢老樂靜右史之姪五世祖濤五代時宰相石晉之亂弟幹在翰林陷於虜及邴立節於建炎而弟鄴守會稽亦隨金人北去世以為異

龜谿集十二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忠敏吳興沈與求必先撰建炎紹興之間歷三院翰死以至執政耳奏言王安石之罪大者在於取揚州有道當時學者惟知有安石喪亂之際甘心從偽無伏節死義之風實安石倡之此論前未之及也紹興七年終于位

陳參政簡齋集二十卷

晁氏曰陳與義字去非汝州繁縣人中進士第宣和中徽宗見其所賦墨梅詩喜之遂登冊府建炎中掌內外制拜參知政事以卒晚年詩尤工周葵得其家所藏五百餘篇刊行之號簡齋集

陳氏曰去非其先蓋蜀人東坡所傳陳希亮公弼者其曾祖也崇觀間尚王氏經學風雅幾廢絕而去非獨以詩名中興後遂顯用

後村劉氏曰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疎一種則煅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為師墨梅之類尚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

路萬里詩益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解纜竟安
歸除夕云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
東南鬼火成何事終待胡鋒作謂方臘不能為岳陽樓
云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
鬢臣子一謫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危閑政事隨時憂喜
到樵漁五言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凄然不能寐左右
菰蒲聲窮途事多遠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
腐儒憂平世况復值甲兵終焉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
忘憂愛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當在諸家
之上

荆滕先生文集

尚書郎三嶠喻汝礪撰後溪劉氏序略曰靖康之難虜議立
偽楚以絕民望先生荆其膝曰此膝豈可屈哉即日挂冠神

武門遂自號荆滕居士由是名重海內先生之於學不古不
好於文不古不嗜於事不古不愜故其於名節不古不止也
既沒六十三年而文集始出嗚呼此豈如時花候禽可悅一
時耳目之比宜其愈久而愈難泯也蓋先生之文一字不肯
苟於下筆每篇率能馳騁上下濤起阜湧力有餘而氣不竭
辭既工於理與事又欲明白而深切其得無傳乎

昭德晁公文集六十卷

侍郎晁公武子止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國家丙午之變中原
衣冠不南渡則西入于蜀其入于蜀者有能言當時理亂興
喪之由而明乎得失之跡歷歷道往事誦京洛之遺風者鮮
矣藉令有之而能達之乎文辭可使耳目尚接乎而後之人
有傳焉者亦又鮮焉昭德晁公益能言當時理亂興喪之由
而明乎得失之跡道往事誦京洛之遺風而又能達之乎文辭以傳

其經事之多嘗艱之久而學日益強文日益力猶以為
進士劉顯宗書曰僕少時貫穿群書出入白氏旁
達老恢詭之學一再終星其勤亦至矣亡得焉反而求之
六藝似於道有見也乃願師董仲舒心竒賈生而病其雜也
則公之學可觀矣

宇文肅愍公文集

贈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虛中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公羈絕域
者十五年而朝廷悉發其家人北去後四年父子謀覺而閭
門被禍矣公弟兄早以才奮皆致位二府公之文章又最先
稱於當世余讀其為館職時所與開封尹論事書而壯之使
充足書以往足以追古人而並駕公既亟見用於尚文之日
潤色太平黼藻休烈則余其所謂擊一時所遇而作非公之
所欲充而不已者也故公答曾晦之書云僕長而游太學為

科舉所使及得一官又屢為應制代言之文皆非得已而為
者去歲得罪杜門于此閑取篋中書史卧而讀之日盡數卷
乃知古人之未嘗為文也惟其無意於為文而遇事乃言則
其優游舒泰奮迅豪蕩蓋無施而不可昔嘗謂西漢制詔妙
絕於元成間而章疏奏對至谷子雲而工極無以復加矣迨
今思之則不然惟高帝立長沙王令諸吏善遇高爵及省賦
舉賢等詔呂后孝文賜匈奴單于書楚王信以下上尊號相
國何等議天子所服此等數篇其然溢成非司馬相如王褒
輩冥搜巧繪所能至也公之此書至論古之人成德為行隱
然出處之大致亦非有意於其間又觀所與趙慶長論文書
亦曰不若清明寥邈之為愈也挺臣欲表出其先大父之文
即二書所言余又何加焉

杜起莘文集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起莘撰後溪劉氏序略曰公學術之正文辭之典氣節之剛與王公龜齡大略相似而公奮起孤遠為尤難余嘗得公奏疏而讀之其言五穀藥石也公卒四十餘年余守眉陽又得公他文閱之嘆曰善哉窮之言達之行也今年又得公經論千餘篇信乎公之學得於孟子者歟世大無降士之為文益浮噫無復斯文也已

西山老文集二十四卷

豫章胡直孺少汲撰紹興中仕至刑部尚書孫鴻慶序略曰公少工於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嘆賞指示佳處數十語表而出之他文稱是筆力雄贍所為賦頌表啓記序銘贊之屬蓋數萬言如行雲流水自然成文

胡承公集十卷 資古紹志集十卷

晁氏曰胡世將字承公中進士科早受知晁無咎建炎南渡

學士院終於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為文敏贍溫雅集序云以成其先人之志故以紹志名其書

陳氏曰文恭公宿之曾孫以兵部侍郎為川陝副宣金虜敗盟繼吳玠之後經畫守禦以迄和議再成分疆未定死於河池世將好古博雅有資紹志錄倣集古錄跋尾亦見集中謚忠獻

邵氏集二十卷

晁氏曰邵溥字澤民進士第靖康初為戶部侍郎上踐祚以列貶官紹興中復待制宣撫川陝師事崇福十二父詩文集有能聲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空青遺文十卷

陳氏曰直寶文閣曾紆公卷撰紆布之子有異材建中靖國初布在相位奉詔為景靈西宮碑紆之筆也建炎紹興之際將漕江浙入為司農少卿知信衢州以卒汪彥章志其墓孫仲益序其文王銍性之其壻也

孫鴻慶序公文章固守家法而學詩以母夫人魯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越書事二小詩書團扇上諸詩人莫能辨也先公序畧曰余自誦涪翁扶藜對鮮之吟曲阜把卷臨燈之

句固已慕用公衮才章之盛顧前修日遠自乾淳諸老文字
猶多遺落况過江前後間乎一日西泉吳太史爲言此吾鄉
空青公也有集藏于家余惟空青公子弟起家文章繼世潛
逃於家君柄用之時繾綣於諸賢流落之後未幾滅跡毀廬
相隨入黨迄天地重開迨能以三朝正論暴白於世視同時
諸貴公子孫所謂繼志述事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昔石
林葉公以親見揚雄美其詩以新樣元和評其書以三世風
流頌其文近世李鴈湖亦謂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如空青諸
人雖不偶於一時而文采爛然垂後著世不能掩也今其遺
文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南豐曲阜之後云
北山小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信安程俱致道撰俱父祖世科而俱乃以
外祖鄧潤甫蔭入仕宣和中賜上舍出身爲南宮舍人紹興
初入西掖徐俯爲諫大夫封還詞頭罷去後以次對修史病
不能赴而卒

石林葉氏序畧曰余居吳始識致道見其學問風節卓然有
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爲移書當路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
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其後二十四年間卒
登侍從爲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
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
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華以後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遇
所建明尤偉蓋其爲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寧失之
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之雖有
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疵病信乎直道之不終屈也

陵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仙井韓駒子蒼撰自幼能詩黃大史稱其

超軼絕塵蘇文定以比儲光義游太學不第政和初獻書召
試出身後入西掖坐蘇氏鄉黨黜學罷

丹陽集四十二卷後集四十二卷

陳氏曰顯謨閣待制江陰葛勝仲魯卿撰紹聖四年進士元
符三年詞科洪慶善序其文有所謂絕郭天信拒朱勳慙盛
章而怒李彥者蓋其平生出處之略也再知湖州後遂家焉
孫鴻慶序略曰公中宏詞第一時天子輯瑞應菟講彌文報
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
壞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交譽屢遷擢大司丞遂躋法從

毗陵集五十卷

陳氏曰參政文清毗陵張守全真撰一字子同崇寧進士詞
科紹興執政張魏公在相位薦秦檜再用守有力焉一日與
魏公言其誤公聽今朝夕同班列得款曲其人似以曩者一

跌為戒有患失心宜自劾謝上魏公為作墓志著其語

張章簡華陽集四十卷

陳氏曰參政金壇張綱彥正撰大觀中舍法三中首選釋褐
為承事郎辟雍正蓋專於新學者紹興初在瑣闥忤張俊求
去復與秦隙遂引年秦亡乃召用乾道初年八十四而終自
號華陽老人華陽者茅山也

非有齋類藁五十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興劉一止行簡撰宣和三年進士居瑣闥
僅百餘日忤秦檜罷去閑居十餘年以次對致仕檜死被召
力辭進雜學士而終年八十二實紹興庚辰

竹西集十卷 西垣集五卷

陳氏曰兵部侍郎惟揚王居正剛中撰宣和三年進士紹興
初入詞掖西垣集者制草及繳章也其篇目凡繳章皆云封

還詞頭蓋其子孫編次者之失也除授別有詞頭政刑庶事何詞頭之有

張巨山集三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光化張嶠巨山撰嶠爲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皇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主及周任不能者止之文以自解嶠之筆也秦德之遂擢修注掌制而其具藁倉卒誤以伊尹告太甲爲告湯及周任之言爲孔子自言時秘書省寓傳法寺有書其門曰周任爲孔聖太甲作成湯秦疑諸館職爲之多被逐然嶠亦以荅檜三折肱之語謂其貳於已無幾亦罷

默成居士集十五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潘良貴子賤撰一字義榮剛介之上也朱侍講序其集略見其出處大致

朱子序略曰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昏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姦及爲館職又不肯游蔡京父子門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空何與唐恪下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特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云紹興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直前奏事明大公至正之道服喪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持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公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終身不取公行獨以丘墓之寄翰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燔暴起鼎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

問也嘗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志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
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案亦未嘗不以孝
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
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爲人
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愆
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
已嘆剛者之不可死况於百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
少申其志以次其條奏草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
自焚削而不復存其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
餘數十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事其可使
之沒沒無傳而遂已乎

筠谿集二十四卷

陳氏曰戶部侍郎連江李彌遜似之撰大觀三年上

知冀州能抗金賊攝江東帥與忠定平周德之亂晚爲從官
沮和議坐廢而終

鄱陽集十卷

陳氏曰徽猷閣直學士鄱陽洪皓光弼撰皓奉使金虜守節
不屈既歸爲秦所忌謫英州死之日與秦適相先後三子登
詞科俱顯貴

東窓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鄱陽張廣彥撰與呂居仁爲詩友其在
西掖當紹興十一年

雪溪集略八卷

陳氏曰汝陰王銍性之撰國初周易博士昭素之後也其父
萃樂道嘗從歐公學銍爲曾紆壻嘗撰七朝國史紹興初常
同子正薦之詔視科史官給札奏御會秦氏柄國中止書竟

不傳其子明清著揮塵錄

竹軒雜著十五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永嘉林李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季狸其弟也皆知名

北山集三十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金華鄭剛中亨仲撰紹興二年亞魁受知秦相使川陝後忤意貶死封州

澹庵集七十八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忠簡廬陵胡銓邦衡撰建炎甲科第五人既上書乞斬秦檜謫嶺海秦死得歸孝宗即位始復官召用又以沮再和之議得罪去乾道中入為丞郎亦不容於時奉祠至淳熙七年乃終七十九
平園周氏跋曰胡忠簡公詩有不可及者三用事博而精下

豪而華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韻酬答雖百韻亦然愈多而

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時年七十五長歌小詩與四五

十人無異三也誠齋序先生之文肖其為人議論闕以挺其

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詆

斥時宰誕置嶺海愁枕駭骨飢咬血牙風呻雨喟濤瀾波詭

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不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

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詞涵茫嶄萃鉢劇刻屈快

天之幽洩神之瘦槁癯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

論也

李文簡公集一百二十卷

敷文閣學士丹稜李燾仁父撰水心集序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濤嶽靜也高者自能

李燾

水心集

六

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
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簡而法初未嘗藻黼珠鏤以媚俗為
意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
也獨於古文隊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
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後起兼
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於世天下傳以
繼蘇氏云

沈子壽文集

水心集序曰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
絀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
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
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為首
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饈足飲厭
食而無辭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超空寂讀者不惟醉
飽而已又當消愠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為有得於斯文也
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觀而橫陳逸騫而高翔蓋宗廟朝廷
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

徐斯遠文集

水心集序曰斯遠盡平生文僅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
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歛藏千百雖
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迷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精
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舍自命不限
常律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
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
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呬鳴
吻呖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

趨於唐而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
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斯遠有物
芥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痾之疾而師友學問小心抑畏異方
名聞之士未嘗不遐歎長想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
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議
論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
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爲後生法凡此皆強爲善者
之所宜知也

相山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濡須王之道彦撰宣和六年兄弟三人
同登科建炎寇亂率衆保明避山從之者皆得免以功改京
官沮和議得罪晚乃歷歷節其子蘭被遇阜陵貴顯
齋小集十二卷

公嘗言書齋先生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及去場屋始放
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彫飾而天然秀發格律間暇超然
有出塵外之趣

開博士集二十卷

陳氏曰太學博士錢塘閔注子通撰紹興五年進士嘗爲湖
州教授自號香巖居士

石月老人集三十五卷

陳氏曰朝議大夫致仕鄱陽余安行勉仲撰安行累舉不第
其子應求以童子登崇寧五年進士科爲御史歷磨節所至
迎養其父至九十六乃終著書號至言蓋純篤之士也

王著作集四卷

陳氏曰著作郎福清王蘋言伯撰從程門學以趙忠簡薦召

對賜出身秦檜惡之會其族子坐法牽連文致奪官以死
屏山集二十卷

陳氏曰通判興化軍崇安劉子暈彥冲撰父幹兄子羽子暈
以蔭入仕年甫四十八而卒宋文公其門人也嘗謂朱曰吾
少聞佛老之說歸讀吾書然後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如此
於易得入德之門為作復齋銘聖傳論可以見吾志矣

東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迪功郎漳浦高登彥先撰考試湖州策問忤秦相謫
死

水心葉氏序略曰君高遠獨出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
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砥時陋
扶世壞文不為扶踈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
得志於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折然不動心一以溪山雲

月為家宅筆墨簡策為情心常覃研竟日曰孔顏不如
清經堂集八卷

陳氏曰知盱台軍東平畢古史少董撰文簡公士安五世孫
嘗陷虜有從之游者因為國名繙經寫其訪問細繹之狀
三近齋餘錄

朝奉郎知信州王從正夫人從文正公五世孫有詩文四百
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錄楊誠齋序略曰其詩如落木森
猶力寒山淡欲無如地迥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如涼風回遠
笛暝色帶歸舟如塵心依水淨歸聲如山青不減晚唐諸子
如墮藥盡應論如寒猶及占梨花如一番風雨催寒食
千里鶯花想故國如身閑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如
秋生列岫雲猶薄泉瀨懸崖路更怪置之江西社中何辨幽
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意不丹閑也至於騷辭如釣

臺沐髮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游天問之海頡頏幽通思玄
乏園矣及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又如簋殮豆肉之可
以求飽筭裳篋續之可以御冬使其遇合功用詎可量哉紀
之靡鄭之瓚積而不讎蹇而不起久則光怪四出貫日襲月
有不可揜者惟不求知所以不可掩也歟

藥寮叢稿二十卷

陳氏曰太常少卿上蔡謝叔景思撰參政克家之子

水心葉氏序略曰崇觀後文字散壞相矜以浮肆於險膚無
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
子脫髻髦游太學後筆湧出排窄者蒼而不能不受俗學薰
染自漢魏根底齊泐波流上疏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
旅陞列撥弁組繡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樸其藥園小
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潔而稱物芳無憂憤不堪之

情也

巖壑老人詩文一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洛陽朱敦儒希真撰初以遺逸召用嘗
為館職既挂冠秦檜之孫墳欲學為詩起希真為鴻臚少卿
將使教之

鶴溪集十二集

陳氏曰辟雍博士青田陳汝錫師予撰紹聖四年進士持節
數路帥越而卒青田登科人自汝錫始希點子與其孫也

岳武穆集十卷

陳氏曰樞副鄴郡岳飛鵬舉撰飛功業偉矣不必以集著也
世所傳誦其賀和議一表當亦是幕客所為而意則出於岳
也

漢濱集六十卷

陳氏曰參政襄陽王之望瞻叔撰周益公爲集序序略曰公
生於羊杜成功之地慕其爲人博學能文知略輻湊學根於
經故有淵源文適於用故無枝葉奏劄其多皆可行之言內
制雖少得坦明之體酷嗜吟咏詞贍而理到近世論文章事
業公實兼之豈與夫一偏一曲之士較短量長而已

玉山翰林詞草五卷

陳氏曰尚書玉山汪應辰聖錫撰紹興五年進士首選本名
洋御筆改賜天才甚高而不喜爲文謂不宜弊精神於無用
然每作輒過人以天官兼翰苑近二年所撰制誥溫雅典實
得王言體朱晦翁稱爲近世第一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編修宣城周紫芝少隱撰自號竹坡居士

白蘋集四卷

陳氏曰右文林郎單父龐謙孺祐甫撰莊敏公籍之曾孫也
用季父恩仕不遂而死諱南澗志其墓嘗客居吳興故集名

白蘋

南澗甲乙藁七十卷

陳氏曰吏部尚書穎川韓元吉無咎撰門下侍郎維之玄孫
與其從兄元龍子雲皆嘗試詞科不利居廣信溪南號南澗

艇齋雜著一卷

陳氏曰南豐曾季狸表父撰輩之弟曰湘潭主簿宰宰之孫
曰大理司直晦之季狸其子也多從呂居仁徐師川游曾一
試禮部不中乾淳間名公多敬畏之具見其子濂所集師友
尺牘此篇蓋其議論古今之文辭而質義正可以得其人之
大略

溪園集十卷

陳氏曰蘄春吳億大年撰其父擇仁為尚書億仕至靜江俸居餘千有溪園佳勝世傳其樓雪初消詞為建康帥晁謙之作

于湖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歷陽張孝祥安國撰甲戌冠多士出思陵親擢秦相孫埴遂居其下秦忌惡之以他事下其父子大理獄明年秦亡上既素眷不五年登法從阜陵尤眷之不幸不得年死時才四十餘上常有不用不盡之嘆其文翰皆超逸天才也

南軒集三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魏忠獻公浚之長子當孝宗朝以任子不賜第入西掖者韓元吉劉孝躡其入經筵則試也

王司業集二十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宛丘王逵致君撰建炎初其家避狄泆汴南下述年十一偶小泊登岸虜適至亟解維不暇顧遂失之在虜十年間閑得歸其父工部尚書候既歸入太學登癸未科為諫官御史歷麾節終於少司成

周平園序略曰公志氣強學問博其文章贍而不失之泛嚴而不失之拘議論馳騁於數千百載之上而究極利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為歌詩慷慨憂時而比興存焉他文宏辨該貫直欲措諸事業所謂援古證今黼黻其辭特餘事耳

浮山集十六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江都仲升彌性撰紹興壬子進士晚承光祿寺得知蘄州升嘗倅湖籍中有所盼為作生朝青詞好事傳誦之遂漏露坐謫官其訓詞略曰爾為瀆侮之詞曾不

知畏天其知畏吾法乎吾鄉前輩能道其事如此

周平園序略曰彌性自少卓犖不羣潛心問學力排王氏一偏之說惟六藝孔孟是師筆勢翩翩俊書籍甚古律如玉良造父馭駿馬駕車有奔軼絕塵之勢其賡險韻如繭抽絲印泥愈出愈新迭妹長篇孝友慈愛溢於言外殆欲上規風雅其四六敘事雖閎肆而關鍵實密對屬雖切而非駢儷所能拘最後蘄州謝上表以古文就今體自成一家雜著題跋清雅可愛復以餘力出入釋氏游戲歌詞無不過人

小醜集十二卷 續集三卷

陳氏曰直秘閣眉山任盡言元受撰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申先之子甲科仕爲太常寺主簿終于閩憲揚誠齋序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慨而有義氣蓋將與唐之貞元元和本朝之慶曆元祐諸公並轡

而先終非近世陳陳相因累累隨行之作也

拙齋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校書郎侯官林之奇少穎異之奇學於呂氏本中而太史祖謙學於之奇其登第當紹興辛未年已四十未幾卽入館方鄉用而得末疾

霜傑集三十卷

陳氏曰德興董穎仲達撰紹興初人從汪彥章徐師川游彥章爲作序

妙峰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福清林適述中撰元符三年甲科苗劉之變在西掖不失節思陵嘉之終龍圖直學士

鄧峰真隱漫錄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文惠公四明史浩直翁撰

論癡符二十卷

陳氏曰御史臨海李庚子長撰論之義術鬻也市人鬻物於市誇號之曰論此二字本出顏氏家訓以譏無才思而流布醜拙者以名其集云謙也庚乙丑進士以湯鵬舉薦辟入臺家藏書甚富

梯雲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資川趙達莊叔撰辛未大魁有氣節四十一歲卒

海陵集三十二卷

陳氏曰同知密院海陵周麟之茂振撰乙丑進士戊辰詞科既執政被命使虜亮辭行得罪去

胡獻簡詞垣草四卷

陳氏曰禮部尚書會稽胡沂周伯撰

介菴集十卷

陳氏曰左司郎官趙彥端德莊撰乾淳間名士也嘗宰餘干趙忠定其邑人初冠多士德莊在朝往謁謝德莊語之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謂名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

陳氏曰叅政吳郡范成大至能撰初以起居郎使虜附奏受書事抗虜於其殿陛間歸時益被上眷以至柄用石湖在太湖之濱姑蘇臺之下去城十餘里面湖為堂號鏡天閣又一堂扁石湖二字阜陵宸翰也今日就荒毀更數年恐無復遺跡矣一再過之為之慨然

誠齋序其集曰公訓詁具西漢之爾雅賦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騷辭得楚人之幽遠序山水則柳子厚序任俠則太史遷至於大篇決流短章斂苾縉而不釀縮而不僭清新嫵媚奄

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隻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而不可得也今四海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予於詩豈敢以千里畏人者而於公獨斂衽焉

周益恭集二百卷年譜一卷附錄

陳氏曰丞相益文忠公廬陵周必大子充撰一字弘道其家既刊六一集故此集編次一切視其凡日其間有奉詔錄親征錄龍飛錄思陵錄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時事托言未刊人莫之見鄭子敬守吉募工人印得之余在莆田借錄為全書然漫其數十處益公自號平園叟

後村劉氏曰平園晚作益自磨礪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所撰林艾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

渭南集三十卷劔南集藁續藁八十七卷

陳氏曰華文閣待制山陰陸游務觀撰左丞相之孫紹興末

賜出身隆興初為密院編修官卿用矣坐漏泄省中語身謫以為反覆斥遠之後以夔倅入蜀益自放肆不護細行自號放翁在蜀九年乃歸晚由嚴陵召為南宮舍人將內禪周益恭薦其直北門上終不用及韓氏用事游既挂冠久矣有幼子澤不逮為倪胃作南園記蓬大為遂以次對再致仕嘉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游才甚高幼為曾言父所賞識詩為中興之冠他文亦佳而詩最富至萬餘篇古今未有故文與詩別行渭南者封渭南縣伯

復齋制表二卷

陳氏曰刑部侍郎王稚嘉夏撰初寮安中之孫紹興乾道間名士也陸放翁與之厚善

盤洲集八十卷

陳氏曰丞相文惠公鄱陽洪适景伯撰忠宣之長子方奉使

時文惠甫十三歲後與其弟遵同中壬戌宏博科本名造後改焉又三年乙丑弟遵繼之世號三洪其自淮東總領入為太常少卿一年而入右府又半年而拜相然在位僅三閱月為林安宅所攻而去嘗一帥越閑居十六年而終

小隱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文安公洪遵景嚴撰其進用最先於兄弟而得年不永薨於淳熙元年

野處類藁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文敏公洪邁景廬撰其全集未見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陳氏曰寶謨閣學士文節公廬陵楊萬里廷秀撰嘗淳熙末為大逢論思陵配享不合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遷至學士聞開禧出師不食而死自作江湖集序曰予

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

荆溪集序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歎之謙之云擇之之精得之之艱又欲作之之不寡乎之官荆溪嘗以告曰作詩忽若有寤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

南海集序予好為詩初好之既而厭之紹興壬午予詩始變予乃喜既而又厭之至乾道庚寅詩又變淳熙丁酉詩又變時假守毗陵友人尤延之云予詩每變每進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能變矣未知能進否

杜文簡集二十卷

陳氏曰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泰之撰每卷分上下其實四

十卷也博學長於考究著述甚多皆傳於世

樵隱集十五卷

陳氏曰信安毛拜平仲撰禮部尚書友之子負才傲世任止州倅與尤遂初厚善臨終以書別之囑以志墓延之既為銘又序其集

梁溪集五十卷

陳氏曰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家有遂初堂藏書為近世冠

鄭景望集三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永嘉鄭伯能景望撰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陳氏曰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撰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能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為館職王府東官官至少司成宗正卿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

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水心葉氏序曰余嘗嘆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十六年閉塞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并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為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長曰伯能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恂恂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而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為祿仕者也景望狗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

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已責故也豈不悲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多然皆兄事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眾作也夫孔雀鸞鳳矜其華采顧景自耀為世珍惜是旣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壽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銜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駒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

陳氏曰侍講文公新安朱熹元晦撰年譜李方子公晦所述其門人也

勉齋黃氏曰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

太極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特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見識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講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是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呼側辟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論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

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
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
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
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
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
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其誼獨之戒未嘗
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游之
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
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
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
諸生問辯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
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
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言者蓋衆亦足以見理義
之厚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而濟前賢未發之機諸
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專業之大又孰有
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
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
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
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
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
近代諸儒有志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哉
嗚呼是迄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習庵集十二卷

陳氏曰戶部侍郎曾逮仲躬撰文清公幾之手

東萊呂太史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附錄三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其弟祖儉編錄凡家範尺牘之類編之別集策問宏詞程文之類總之外集年譜遺事則見附錄大史曾文清外孫隆興癸未鎖廳甲科宏詞亦入等仕未達得末疾奉祠年才四十五卒於淳熙辛丑平生著述皆略舉端緒未有成書者學者惜之

大愚叟集十一卷

陳氏曰大府寺丞呂祖儉子約撰祖謙弟也慶元初上封事論救祭酒李祥謫高安以沒寓居大愚寺故以名集

千巖擇藁七卷外編三卷續編四卷

陳氏曰知峽州三山蕭德藻東夫撰嘗宰烏程後遂家焉楊誠齋序其集曰近世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九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所畏也

濟溪老人遺藁一卷

陳氏曰通判明州濟源李迎彥將撰永嘉周浮止先生之墓與先大父為襟袂集中有送先君子赴戊子秋試詩首句籍甚人言易已東蓋先君治易故也集序周益公作

沂廬集四十卷

陳氏曰新津任淵子淵撰紹興乙丑類試第一人仕至潼川憲嘗註山谷后山詩行於世新津有天社山故稱天社任淵方舟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

陳氏曰資陽李石知幾撰石有盛名於蜀少嘗客蘇符尚書家紹興末為學官乾道中為岳歷慶節皆以論罷趙丞相雄其鄉人也素不善石石以是晚益困其自序云宋黽魯倉今猶言也

歸愚集二十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葛立方常之撰勝仲之子丞相邈之父也

以郎官攝西掖忤秦相得罪更化召用言者又以為附會沈
該罷去遂不復起

綺川集十五卷

陳氏曰太常寺主簿歸安倪僞文舉撰紹興八年進士齊齋
之父

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

陳氏曰知荆門軍金谿陸九淵子靜撰與其兄九齡子壽乾
淳間名士也象山貴溪結茅其上與士友講學山形如象故
名

朱子答項平父書曰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
道問學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而喜平日所
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
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喜自

覺雖於義理上不取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者多不得力
今當返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偏耳

又答孫敬甫書曰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
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博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
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當時
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
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
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知其如此而
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
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
遜之論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
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
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者其意大略如此不能盡

記其語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線索
漏處多故讀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
近年則其爲述益精爲說浸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
可辯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
也但臯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却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
陋而陰削去之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曠日扼腕而
指本心奮髯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也
潔齋袁氏集序曰先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
浸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
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向爲身死而不受今
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
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

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道愈溷至先生始大
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
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跋望聖賢若干萬里之
隔乃今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
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率由中出上而啓
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
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
黑過俗學之橫決援天下於旣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

林艾軒集二十卷

工部侍郎林光朝撰後村劉氏序略曰以言語文字行世非
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所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
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然先生學力旣深下筆簡嚴高處
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

其存者如响嚮之碑岐陽之鼓矣先生及六十年微言放軼
一復齋陳公墓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討求衷拾稟
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

施正憲集六十七卷外集三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庶信施師點聖與樞其在政府六年上眷
未衰慨然勇退引去不可回識者壯其決趙南塘汝談其壻
也為序其集而傳之

潘齋類藁八卷

陳氏曰奉新袁去華宣卿撰紹興乙丑進士改官知石首縣
而辛善為歌詞嘗賦長沙定王臺見稱於張安國為書之

溪集三十二卷續集五卷

陳氏曰詹事樂清王十朋龜齡撰丁丑大魁立朝剛正劉璘
齋序劉氏集序略曰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一日獻策言被

遇太上皇帝親擢冠多士取其言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
今上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
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
必雪讎恥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
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平居無所嗜好頌喜為詩渾
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可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
然其規模宏闊骨路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
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
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
勉強慕傲而為之也蓋其所稟于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
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舒暢洞達無所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
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
無不欽服心服至于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諂

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
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污也

酒隱集三卷

陳氏曰宣州司理趙育去病撰其父鼎臣承之號竹隱畸士
者也

四六類藁三十卷

陳氏曰起居郎建安熊克子復撰皆四六應用之文也亦無
過人者克以王丞相季海薦驟用王時在樞府趙溫叔當國
莫知其所從來頗疑其由徑沮之上意向之不能回也

拙庵雜著三十卷 外集四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東平趙疇老涓師撰門下侍郎野之姪法
婦翁歐陽懋得制澤入仕從范石湖使虜虞丞相并父亦薦
之遂擢用知臨安坐殿司招兵事謫饒州

雙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知郴州東陽曹冠宗臣撰由舍選登甲科坐爲秦墳
假手奪官再赴廷試得初品

止齋集五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

水心葉氏墓誌曰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
摩盪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
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
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由是共文擅于當世公
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尊之入太學則
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已兢畏
爲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
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

者然後學之内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
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
千載之上珠貫而絃組之若自見其身相旋其間呂公以爲
其長不獨在文字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終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一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新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集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末元集適正則撰准原本無拾遺編次亦
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爲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彙皆論時事
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贖兵

丘文定集十卷拾遺一卷

陳氏曰樞密江陰立密宗卿撰隆興癸未進士第三人其文
慷慨有氣而以中能顯故其文章

趙忠定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

陳氏曰丞相福公趙汝愚子直撰別本總爲一集亦三十卷

鴈湖李氏書後丞相餘干趙公秉正履度即之凜然至形於
篇章則思致清麗發逸雖古今能文辭者有不逮而世顧鮮
知者非繇德業之巨器能之偉所以詞華見沒邪

龍川集四十卷外集四卷

陳氏曰永康陳亮全父撰少入太學嘗三上孝廟書召詣政
事堂宰相無弘度迄報罷後以晚舉爲癸丑進士第一未祿
而卒所上書論本朝治體本末源流一時諸賢未之及也亮
才甚高而學駁其與朱晦庵往返書所謂金銀銅鉄混爲一
器者可見矣平生不能詩外集皆長短句極不工而自負以
爲經綸之意具在是尤不可曉也葉正則未遇時亮獨先識
之後爲集序及跋皆含譏誚識者以爲議

水心葉氏集序曰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藁上
皇帝三書最著者也于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予初天子
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
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
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
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
果有罪於世乎天平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
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
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旣
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
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
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
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呂公嘆曰未可以
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
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獨以爲可教者病耗十年耗

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軒山集十卷

陳氏曰樞密使獻肅公潘湏王蘭謙仲撰淳熙乙未駕幸太學蘭為武學諭在班列中人物偉然上一見奇之自是擢用不由邑最徑為察官馴至執政其在經帷論官僚攀附而登輔佐者挾數用術道諛濟私陳義凜然嘉定以來其子孫不敢求仕亦不敢請謚至端平乃得謚

合齋集十六卷

陳氏曰祕書少監永嘉王榘木叔撰乾道丙戌進士在永嘉諸老最為先登其容貌偉然襟韻灑然雖不以文自鳴而諸老皆推敬之

兼山集四十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劔門黃裳文叔撰在嘉邸最久備盡忠

益甲寅御極未及大用病不能朝士論惜之

攻愧集一百二十卷

陳氏曰叅政四明樓鑰大防撰隆興癸未省試考作賦魁以犯諱當黜知舉洪文安遵奏收其求甲首

西山真氏集序曰公之文如三辰五星森麗天漢昭昭乎其可觀而不可窮如泰華喬嶽蓄泄雲雨巖巖乎莫測其顛際如九江百川波瀾蕩潏淵淵乎不見其涯涘人徒見其英華發外之盛而不知其本有在也公生於故家接中朝文獻博極羣書識古文奇字文備衆體非他人窘狹僻澁以一長名家而又發之以忠孝本之以仁義其大典冊大議論則世道之消長學術之廢興善類之離合係焉方淳紹間鴻碩滿朝每一奏篇出其援據該洽義理條達者一詔令下其詞氣雄渾筆力雅健者學士大夫讀之必曰樓公之文也於乎所謂

有本者如是非邪

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翰林前藁二十卷後藁二卷掖垣詞草二十卷兼山論著三十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陳氏曰禮部尚書歸安倪思正父撰丙戌進士戊戌宏詞受知阜陵早登禁直紹熙間遂位法從立朝剛介不苟合慶元嘉定屢召屢出嘗言與其為有瑕執政寧為無瑕從官由是名重天下端平初詔以先朝遺直得謚文節

靜安作具十四卷別集十卷

陳氏曰清江徐得之思叔撰與其子筠孟堅同甲辰進士次子天麟仲祥亦乙丑甲科其家長於史學

晦巖集十二卷

陳氏曰秘書丞監官沈清臣正卿撰嘗為國子錄有薦於朝欲得召試執政有發笑者曰安有張子蓋女婿而可為館職

者乎遂罷欲為奇節以蓋之會王希呂為諫官上書力言其不可孝宗大怒時相虞允文惡沈介下清臣大理風使引介不從謫封州晚乃召用勸孝宗力行三年後為胡善嘉邸以直諒稱初從張無垢學後居雲川自嶺南歸開門受徒動以聖賢自命效禪門入室規式與其徒問答下語不契輒使再參頗為人所譏

定齋集四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蔡戡定夫撰君謨四世孫丙戌甲科

小山雜著八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龍泉何澹自然撰

東江集十卷

陳氏曰丞相臨海謝深甫子肅撰

慈溪甲藁二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

鈍齋集六十卷

陳氏曰著作郎楊濟濟道撰淳熙五年進士京鏜帥蜀上已出邀濟為樂語首云三月三日豈無水邊麗人一觴一詠亦有山陰禊事又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崇山峻嶺脩竹茂林群賢畢至一時傳誦京為相召入館權郎出知果州以終

周氏山房集二十卷後集二十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吳郡周南南仲撰南有聲學校庚戌登甲科而仕不偶再入館再罷以殿廷所授文林郎終焉水心葉氏墓誌曰君統書喜誦出於天性者五六時視其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弃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為傾動相播告殫絕既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

疎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之若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為己重負一飯不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恇心怛慮觀緩知急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於時用亦非人所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為館職數月止既絕意屏坐衣食敝惡雞鳴挾書盡夜分皆憶念上古數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平庵悔藁十五卷後編六卷

陳氏曰太府卿松陽項安世平父撰悔藁者以語言得罪悔

不復爲也自序當慶元丙辰後編自丁巳至壬戌

自序項子題所爲文藁曰滑稽篇客曰是所謂文似相如始類俳之意非邪曰非也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凡其貌服言動皆欲得人之笑人小笑之則小愜大笑之則大愜人不笑之則大愧若予之爲文亦若是耳人之笑予之藥也人小笑之則予亡其小病矣人大笑之則予亡其大病矣人不笑之則予之病其危哉是與滑稽之技無以異也客聞其說觀其文大笑冠帶盡脫項子赧然汗下矍然神醒曰予病瘳矣再拜謝客書以爲序

東平集二十七卷

陳氏曰鞏豐仲至與序熙甲辰進士

水心墓誌略曰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于見聞多矜露

怵慄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余本拙踈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爲之黽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免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鼎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迫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明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

三松集十八卷

陳氏曰廬陵王子俊才臣擬周益公楊誠齋客以列薦補官

入蜀爲成都帥幕

橫堂小集十卷

陳氏曰右司郎中福青林楠子長樸

潔齋集二十六卷

後集十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四明袁燮和叔撰

北山集略十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三山陳孔碩庸仲撰全集未傳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

內制集三卷

陳氏曰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傳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首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陳傳良亦爲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歆羨

水心葉氏墓誌曰公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旣長益

教化養性情花卉之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所貫專一朱墨義類刊閏齊整各就書法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卷今代之完書也天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律往擊柝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聽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夜盡然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二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在繼國後今證古釐爲十百聚爲一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中深隱厚可驗於是矣

止安集十八卷

陳氏曰太府寺丞三山陳振震亨撰

西山集五十六卷

陳氏曰參政浦城真德秀希元撰

平齋集三十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於潛洪咨夔舜俞撰

退庵集十五卷

陳氏曰提轄文思院龍泉陳炳撰

梅軒集十二卷

陳氏曰奉化丞山陰諸葛興仁叟撰

遁思遺藁六卷事監韻語三卷

陳氏曰永康呂皓子陽撰遁思其庵名後溪劉光祖德修爲

作記當淳熙中投匭救父兄之難朝奏上夕報可一時非辜

盡得清脫其書辭甚偉然非孝廟聖明安能照覆盆之下哉

劉汝一進卷十卷

陳氏曰諫議大夫吳興劉汝一撰度嘗應大科此其所業也策曰傳言論曰鑑古各二十五篇

唯室兩漢論一卷

陳氏曰吳郡陳長方齊之撰紹興八年進士

鼎論三卷時議一卷

陳氏曰三山何萬一之撰隆興元年進士任爲都司知漳州

治述十卷

陳氏曰從政郎鄭湜紹熙元年撰進按兩成勝有三山鄭湜

溥之是年已爲私書郎面對劄子剴切通練于今傳誦此當

別是一鄭湜邪

廬山雜著一卷

陳氏曰知南康軍錢聞詩撰

閑靜治本論五卷將論五卷

陳氏曰知樞密院廣陵張巖省翁撰

林綱山集

福清林亦之學可撰後村劉氏序略曰余嘗評艾軒高處通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愈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通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也至於綱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他文稱是

陳樂軒集

福清陳藻元潔撰後村劉氏序略曰樂軒七十五乃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鏹得百千歸買田數畝輒爲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講學

以學治乎自得不及汲於希世求合瑩牕雪案猶宗廟百官也菜羹晚粟猶堂食並錢也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慘不平之鳴若虞州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爲義在孔門惟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顏氏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遺藁姑敘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之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爲河汾先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

李易安集十二卷

晁氏曰李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趙誠之其舅正夫相

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然無檢操後適張汝舟不終晚節流落江湖間以卒

閨秀集二卷

陳氏曰建安徐氏撰徐林禪山之從姑祥符勅頭頭之姪孫女嫁括蒼祝璣璣為部使者有子曰永之嘗知滁州

洪覺範筠溪集十卷

晁氏曰僧惠洪覺範姓喻氏高安人少孤能緝文張天覺聞其名請住峽州天寧寺以為今世融肇也未幾坐累氏之及天覺當國復度為僧易名德洪數延入府中及天覺去位制獄窮治其傳達言語於郭大信窺海南而上後北歸建炎中卒著書數萬言如林間錄僧寶傳冷齋夜話之類皆行於世然多夸誕人莫之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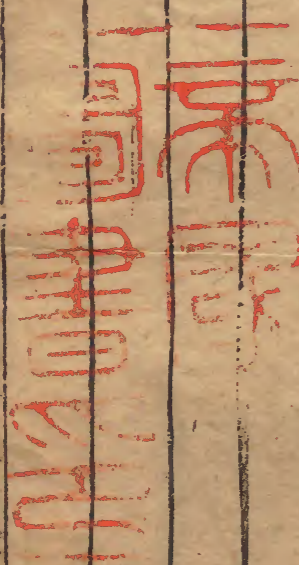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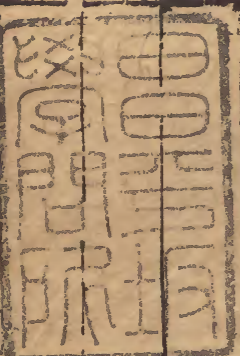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陸氏曰洪覺範撰其在釋門得法於真淨克文而於士大夫則與黨人皆厚善誦習其文得罪不悔為張商英陳瓘鄒浩尤盡力其文俊偉不類浮屠語韓駒子蒼為塔銘云爾

饒德操集一卷

晁氏曰饒節字德操曾布之客也性剛峻晚與布論不合因棄去祝髮為浮屠居在襄漢間聲望甚重云

陳氏曰節為僧號如璧其詩名倚松集一卷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一

寬政戊午

緒

文

子

卷之二

...

...

...

...

...

Blank page with some faint markings and a small number '2' at the top left.

